

梁漱溟先生曾将他的治国理念归纳为16个字，曰：父慈子孝，兄弟恭亲；朋友相善，天下大同。这16字方针能否治理我们这个决决大国姑不多论，但他描述的这幅图景着实是个理想乐园、清平世界。他这段话的说出现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看看今天的世道人心，怎不让人悲哀且无奈！但不全都是悲哀，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君子风、达人在，比如作家柳萌。

我与他相识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那年秋天，癡狂血腥之风已经式微，内蒙古文化局邀请一些词曲作者集中于呼和浩特，试图创作一批歌曲。一天下午，诗人张之涛领来了初届中年的柳萌。看着他近视镜片后面苍郁的目光，盯着他满脸沧桑的纹路，我们这三个从不同路径因不同原因从北京发配内蒙古的朋友虽因初识的快乐笑语不断，还是吟出了心底的伤痕和暗影。后来从之涛处得知，柳萌原是“右派”，那时在《乌兰察布报》编副刊。既有这样的“前史”，虽初识不便详谈，其人生的坎坷泥泞也可想见。我那时在《巴彥淖尔报》编副刊，因比他小几岁而没进入右派行列，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有灵犀”，从心理到情感都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心理距离不远，路途距离却不近，从巴彥高勒到乌兰察布这近千里的路程怎能经常来往？我们只能互寄自己所编的报纸和各自的近作，偶有几行书信而已。

我们真正交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像大地还阳，那几年，我们这些从京城散佚各地的大小文人一个个走出冻土回到北京。我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柳萌回到工人日报社文艺部。不记得是谁从谁的文章中找到对方已回北京的踪迹，于是就互通电话相约拜访。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一个星期日，他竟携嫂夫人爬上五层楼来到东四北大街我刚搬入的出版社宿舍。新家简陋，又无准备，妻子一下子为招待客人慌了手脚。那时民风俭朴，大家都穷，谁也没想到要去饭店宴请。或许是他看出了我们的慌乱，于是先自声明他们刚吃过饭，因为急于见面所以不请自来。就这样，他没感到唐突我已忘了愧疚，几杯清茶伴着我们回归故里的欣悦兴奋竟聊得忘了时间。之后，内蒙古的老友们一个个造访，李延龄、刘云山、田聪明、贾方舟、梁衡、徐泓、冯进、查干、张凤柱、张善明、孙士杰……有的为官，有的从文。又之后，北京的老友也一个个复出，丛林中、胡思升、繆俊杰……几年后，又结识了王朝柱……这样，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我们都相互引荐，互为友人，那些年几乎月月聚会甚或一个月两三次，大家都在盛年，大家都在自己喜欢的位置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谁也没想到岁月催人、命运还有什么灾难。

然而命运弄人，不久，我们俩的家庭都出了变故：他家嫂夫人是原河北师范学院（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系毕业生，之后任职于河北唐山市某中学音乐教师，“文革”中，因背负柳萌兄的“右派分子老婆”罪名被整得死去活来。先还身无大碍，回京后团聚了、安定了，刚过几天好日子，神经系统却出了毛病；我家倒都健康，妻家却因出身复杂，家人多在海外，历次运动磨难多多，全家人怀着余悸去了美国。妻几次跟我商量也要带着孩子移民，这就把我推入犹豫的深渊：去？不舍这正待开辟的文学天地，更不舍离别十多年后刚温热的故都故土和年迈的父母；不去？自此妻儿长别谁知何年何月再团聚！一年多的迟疑后，我仍去留难定，妻则带着儿女去了美国。从此，我这曾经温馨的小家一下子残破支离，我也陷入了中年的孤独。或许因为有过相类的经历，柳萌总是比其他朋友有更细心的关切，过年过节或周末常常叫我去他家一聚。一天

## ■记忆

# 真诚，永不消弥

□李硕儒

傍晚，他又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吃晚饭。骑车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做饭，做的是大米粥、烙饼并炒了几样家常菜，大嫂则正绕着钢琴散步。见长我几岁的老大哥如此忙活，我有些不忍地踱进厨房。他一见我，笑笑说：她又犯病了，又不肯吃药，只能把药放在粥里，待会儿你配合一下。我答应着，他的良苦用心不由得让我心生酸涩。

我们谈天说地地吃饭，尽量想将气氛营造得轻松些。“这粥怎么有点苦啊？”嫂子吃了几口大米粥叨念着，将眼睛转向我。

“……这菜做得这么香，粥怎么会……”说着，我也喝了几口粥，之后笑着柳萌说，“是，是有点苦，柳萌，是不是忘了搅锅了？”

柳萌心领神会：“咳，只顾炒菜，真忘了搅锅了……”我俩互递了一下眼色，嫂夫人这才释然，继续吃粥。

几十年来柳萌对夫人的体贴呵护在文学界可谓有口皆碑。柳夫人在大学是学钢琴的，回京后，他们攒的第一笔钱就是为夫人买了一架钢琴。夫人得病后，在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收拾房间……都是他一人承担；外出、或疗养或宴请，他得牵着她的手——这一半是恩爱，更多的是怕她不慎摔倒。后来，文学界的活动越来越多，他总是预先声明：可以两人同去他即参与；若只能一人出席他则谢绝。就这样，夫妻相携走了几十年，夫人还是于2008年初离离他而去了。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那天，他一见我，我们就双泪长流，互相绞住了彼此的手……他的背有些驼了，体重一下子减了。我担心他的健康，每次见面或通话，他都说：放心，我遭的难多了，能挺得过。他果然挺过来了，他不断见报、出版的作品就是明证。我猜想，他是对生命的体验、对世态人生的观察拌着绵绵回忆和思念充作了生命的动力。

其实，他不是没有个性。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的火气一旦发起来会烧得人无处躲藏，而且无论对上对下、尤其是对上，否则就不会从审查胡风案起就随他这个当时仅仅十几岁的年轻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右派”分子。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也曾发过这样一次火儿，那是因为一篇稿子。一天，他在电话中代《北京晚报》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写好我就寄往报社。可一个月过去了还没见报，此时，《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富强向我约稿，因一时腾不出手，就将《北京晚报》的稿件说给了富强。他听后笑，说：那就给我们吧。我犹豫，怕犯“一稿两投”的忌。富强说，既然他们一个月都没发出，责任就不该在你。我想的是，于是将底稿给了富强。富强麻利，两天后即见诸报端。这下惹了大祸，第三天，柳萌的电话就打上门来：硕儒，你怎么能这么办事？电话那头传来他高声训斥：……人家晚报已排好版，你却先在中青报发出，一个文人总不能一稿两投吧……我让他训得火辣辣的，正要解释，他“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让他弄得又愧又气，愧的是触犯了他重友情、重承诺的操守，气的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如此武断呵斥。我狠狠吸了

## ■土地与生长

# 对一棵蒿子说道歉

□小 山

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不经意地折断了一棵小蒿子。12月的一天中午，我把身体晒得暖暖的，合上阅读了一章的书，起身准备回家。一低头，我看见那棵蒿子躺倒一边，不足两寸高的它在那里气若游丝，奄奄一息，枝叶已经萎蔫了。我没有弯下身子做什么，径直步出园子。

傍晚做饭的过程中，想起了那棵小蒿子，我心里不安了。我回忆起在草地上的情形。当时我坐着的地方，有许多不知名的小野花在开，紫色的、蓝色的、黄色的、淡红色的、白色的，正因为这些小野花的绚丽，我才选择了那片紫荆树旁的草地，坐下来看书——我喜欢被野草簇拥的感觉，这有点使我恍若置身童年的山上。再仔细一想，我想起了自己脚前还有几棵绛红的小蒿子，米粒大的叶子是深红色的，开出的芝麻

大小的小花是粉红色的。我简直难以想象它们的模样还能开出花来。太纤小了，虽然也有茎杆和枝叶，却矮小得贴着地皮很难被看到，仅仅高出地面不足两寸，干吗能让人操心它们是否开花呢？我们的视线在大树上，也在灌木上，还在摇曳生姿的野花上，怎么能苛求我们像蚂蚁那样仰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蒿子呢？

但它们确实也在盛开，冬日难得的阳光下，它们匆忙地开了，不知几日后谢，不知结出什么样的籽粒来，

更不知它们如何循环生死。我可分明见到了它们绛红的身姿也婷婷地站立着，叶子和花儿也尽情呈现出阳光下的色彩——真的，它们比那些很显眼的植物，更不易地绽放了自己，就连往来的蜜蜂也不晓得这一点。极短暂地盛开，而又微小，不能吸引蜂蝶来采蜜，这像我们肉眼看见的星星一样的小花儿，似乎具有圣诞节前后的冬天和经过的蚂蚁，见证了它们的存在。而我，一个在蚂蚁眼里形同巨人，但在上帝眼里，不过是《格列佛游

记》里的小人国成员，一边看书，一边手指搓捻之间就让这棵小蒿子所有生命的努力前功尽弃！是啊，想象一下，当蚂蚁再来的时候，发现属于它们的一棵“大树”倾倒了；比蚂蚁还要弱小的昆虫，会欣赏它们的“玫瑰花”夭折了！

晚饭后我有散步的习惯，常常穿行我家附近的夜市。越来越聚集小商贩的夜市，很像我少年去赶赴的乡间集市，五花八门的廉价物品紧挨着小马路两旁一字摆开，商贩们面对过客时，眼巴巴盼望我们能驻足看一看。可今天，夜市却空空荡荡，书报亭的姑娘说，商贩们被城管部门驱散了，我的内心顿时黯然……

一棵小小的蒿子，也是大地给人类的礼物。而且我们该记得，生命脆弱的它们，是另外一些生命不可或缺的花儿以及巍峨之树。

7月18日下午，当我和我的战友在黄果树风景区谈论黄果树瀑布的雄、奇、险、秀时，我的夫人发来了短信：“生下来啦，是个‘虎妞’，七斤二两。”从这一刻起，我兴奋地宣告：我正儿八经地当爷爷啦！小孙女出生后，我去看了她几次，许是血缘关系吧，觉得一次比一次可爱，一次比一次亲。我抱着她，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幸福。

在生命状态热烈的夏季，我怀着对玉文化的崇尚与敬仰，以玉意心情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去了一趟魅力无穷的千古玉都和田，参加了第七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那儿，我观赏了那条创造了喧嚣与繁华的玉龙喀什河，祭拜了历经千年仍显葱绿、巍然的两棵树王，瞻望了滋生温润柔美和田玉的昆仑山。回来后，我就一直和我的朋友、同仁为“弘扬玉文化，保护玉资源”工作着、奋斗着、快乐着。

这一年，除南京外，我还在北京、石家庄为战友们和银行系统的从业者讲了多堂课。让我欣慰和高兴的是，还有那么多热爱文化、钟情文学。尤其是在衡水看到建行系统的人听讲课时津津有味、兴趣盎然，不断报以心灵领神的掌声，我更是热血沸腾，真没想到，成天和钱打交道的人还那么喜欢文学！

一年的光景转瞬即逝，日历悄然翻过，许多事许多事出现或消失，尘埃落定，点滴心情凝聚成记忆。梳理2010的心情，复制快乐，粘贴幸福，删除烦恼，存盘高兴。窗外，茂盛着温润的阳光和淡雅的诗句……



## ■我之见

如今杭州城已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房价飙升，人心浮躁。好在西湖还是那样美丽安详平静从容。当然，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发现它悄悄的变化——千年宝刹塔下多了一块招牌：纯真年代。走进去，方知这里已不是过去的普通茶社，而是一家很有文化品位的书吧。经营场所不大，也就两层小楼，上下几间屋，能摆下十来个茶桌，配上一些沙发，周边都是书，大都是文学文化社科类的，文人趣味很浓。一楼或二楼都可以看到西湖风景，在这里读点闲书，上网，喝点龙井，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品味西湖春夏秋冬朝朝暮暮的浓妆淡抹，养眼养神养心，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

书吧主人盛子潮、朱锦绣夫妇有心想把“纯真年代”经营成西湖边的一座文化客厅。书吧原来开在城里，淹没在嘈杂的商业街中。文化不占优势，开书吧不是好创意。但为还夫人一个热爱文化的美好心愿，子潮还是下了决心，争取不赔本就是胜利。做买卖哪能有这种侥幸事。书吧惨淡经营多年，每次年终结账，夫妇俩相对而笑，还好，赔得不多，还能承受。当然，这两人最高兴的还是这一年里，有许多作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文化人都来过这里，交了好些朋友。过路的外地文人墨客，知道这里有个“纯真年代”书吧，慕名而来。本地的更不用说了，这里成了文人朋友的会所，天天一群人都在这里喝茶喝酒，高谈阔论。就这样一年过了一年，两人积攒了无数文友，大作家、小文人一律真诚相待。这个赔钱的买卖，倒是让许许多多青年在这样剧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中，得到一座心灵喘息和精神安宁的小岛。书吧名声越来越大，但终于还是开不下去的。正在破产边缘挣扎的“纯真年代”，得到杭州市政府的救助。得到了西湖边这块风水宝地，才最终摆脱了危局。政府敬畏文化才知道发展文化。

书吧真正操劳管事的，是朱锦绣。她开书吧的想法，最初很“小资”。书吧名字起的很“小资”，书吧情调也很“小资”。她本人并不“小资”。她常常要亲自下厨，给盛子潮的朋友们做一碗当地特产“片儿川”，让大家吃得嘴不过气来。这时候，她自己则在一旁静静看着，脸上带着很中国的那种微笑。而男主人盛子潮生性厚道，为人低调。作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本可以向社会贡献更多的思想，也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文化话语权。不料，他却特别满足地当个主要是服务于本省文学青年的学院院长，似乎不怕行政杂事缠身。此公好读书好交朋友好喝啤酒。对于他来说，可以不吃飯可以不喝水，但不可一日甚至一时不啤酒。他也许不是海量，但特别有耐力。一晚上喝下来，所有的人都晕乎乎的，只有他还在从容不迫一口一口地喝着，好像喝出了某种境界。这些年喝下来，朋友说他每一个毛孔都能挤出啤酒的泡沫。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嗜酒之徒，喝再多酒也不会误事。喝一晚上，第二天大事小事全办得好好的，一丝不苟。他常常喝到最深度时，打电话给合作者或部下，提醒人家别忘了这事，别忘了那事。子潮喝到高兴时，也把自己的开心事拿来和朋友分享。有一次，他对我说，铁钹答应了，以后每出一本新书，都会把签名本送给“纯真年代”。

书吧开到西湖边后，买卖肯定好多了，也能策划举办一些成规模的文化活动了。朱锦绣忙得不亦乐乎。子潮还是一如既往，不事经营，只管喝酒，最多只当个“托儿”，带个把朋友过来。其实，他为了“纯真年代”，是投下了血本的。书吧二楼，有一排很长的书橱，上面放的都是他珍藏几十年的当代作家文人的签名书。王蒙、铁凝、蒋子龙、陈建功、叶文玲、舒婷、王安忆、阿来、莫言、余华、方方、迟子建、范小青、赵本夫……还有不少文化界人士的签名本。有些人虽不算名人，但也是朋友一番情意，子潮很看重，也摆到一起。不同年代，不同品相，新旧不一，参差不齐，放到一起，成了书吧一道文化风景，每一个来人都会在这里驻足，自然会伸手翻翻。子潮最得意的是向人介绍这些书。如果是文学青年，顺便延伸开去，评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家作品。他当过评论家，对文学如数家珍。有一次，他向朋友“吹嘘”说有王蒙的签名本，在书架上半天没找到。这才发现，这本书早被什么人“顺”了。很快，他就发现，好些有作家签名的书都被“顺”了。子潮心疼，可窃书不算偷啊。好在作家还在继续写书，日后去求个把签名本比别人还不是更方便些。大作家莫言慷慨，留了签名书还留下墨宝。一日在书吧喝到痛快处，放开去用左手提笔写下莫言体书法：“看山揽锦绣 观湖弄子潮”。这个“弄”字子潮有争议，莫言当时没有反应。回京数日后，给子潮寄来新作，还是莫言体，还是那个联，只把“弄”字改成了“问”字。子潮大喜。此事可称文坛佳话。

“纯真年代”书吧让人留连。站在台阶上看，一边是灯火辉煌的都市，一边是安静的湖面，头上则是星空。我小时候仰望过星空，年轻时也仰望过，在家乡，在其他一些地方。现在到处有人讲要仰望星空。西湖的星空也许没有被列入当地景观，却值得仰望。因为这是一个忧郁的星空——当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利国利民，但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很容易绑架文化。热钱潮起潮落，荡来荡去，会把精神文化搞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我不知道西湖那种历代传承文人文化会不会被绑架，“纯真年代”书吧会不会有一天成为商人私家会所。不好说，但愿我多虑了。

# 贺《中华治水史诗》出版

□周克玉

201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治水史诗》首发式，深为感奋。兹赋诗一首，并赠主編何建明、程资章和总策划杨钦欢诸先生。

百位诗仙著水经，  
程门杨将领旗旌。  
戎禹蜀郡惊梦喜，  
大吕黄钟遗世倾。  
疏凿贯通利万众，  
道遵势顺循者崇。  
古来经验堪珍贵，  
要知功效在践行。

# 孤独(外一首)

□陶雪良

孤独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  
男人像甲壳虫一样生存  
女人目光锐利，捕捉甲壳虫及其世界  
记忆来不及更换碟片  
新的画面和声音在城市街头  
不断地发布现在和未来的魅惑  
酒馆里高谈阔论或悄声细语  
全是关于金钱的天文数字  
只剩下孤独还没有被交易  
国富论的哲学将甲壳虫分成类别  
女人目光锐利，孤独远处不在

## 彼岸

显然已没有时间追寻彼岸  
那一轮圣洁的月光  
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那边苦苦徘徊  
周身都是欲望的枷锁，负重前行  
伴着纸币的飞舞  
阳光屏住了惯常的呼吸  
城市主义的背景亮出了底色  
写满了关于酒色财气的甲骨文  
遥望那干净而简单的彼岸  
你我只能相互凝望道别。芦苇在眨眼  
月黑风高的夜幕下我要向一叶小舟致意